

ひが
けしの
いご

东野圭吾

盛夏方程式

まなつの
ほうていしき

まなつのほうていしき

盛夏方程式

〔日〕东野圭吾 著 蓝佳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盛夏方程式 / (日) 东野圭吾著 ; 蓝佳译.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8.11
ISBN 978-7-5442-9413-3

I. ①盛… II. ①东… ②蓝…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0279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8-098

MANATSU NO HOTEISHIKI by HIGASHINO Keigo

© HIGASHINO Keigo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in 2011.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HIGASHINO
Keig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盛夏方程式

〔日〕东野圭吾 著

蓝佳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张 锐

特邀编辑 王 雪 崔 健

装帧设计 李照祥

内文制作 杨兴艳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x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59 千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413-3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1

从新干线到在来线^①的换乘口非常好找。走上台阶来到月台，列车已经进站，车门也开了，里面传出嘈杂的人声。

柄崎恭平走进离自己最近的车厢，不禁皱起了眉。爸爸妈妈说盂兰盆节^②都过了，坐车的人不会太多，可现在空座几乎都没了。两两相对的四人座基本都被至少三个乘客占据着。如果能找到只坐着一两个人的座位就好了，恭平边想边沿着通道向前走。

很多人是和家人一起出行，其中有不少和他年龄相仿的小学五年级学生模样的孩子。他们都显得兴致勃勃，欢蹦乱跳的。

真傻，恭平想。海水浴场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就是大海

①新干线，是在日本主要城市之间以每小时200千米以上的速度行驶的铁路线。在来线，是指新干线以外的所有铁路线。

②日本在夏季举行的迎接和供奉祖先亡灵的民俗性佛教活动，一般在7月或8月中旬举行。

吗？在游泳池里才好玩呢。大海里既没有漂流泳池，也没有那种大型水上滑梯。

这时，他发现车厢最里面的座位上好像没有人。虽然对面有人坐，但能一个人占据二人座已经很不错了。

恭平走过去，把背包放在空着的座位上。对面坐着的是一名高个男子，戴着一副无框眼镜，正在看杂志。杂志封面上印着奇怪的图案和恭平从未听说过的词。对于恭平的落座，男子毫无表情，继续读着杂志。他穿着衬衫，披着夹克，看上去并不像游客。

隔着通道的邻座上，一个身材高大的白发老爷爷和一个圆脸庞老奶奶相对而坐，似乎是一对夫妇。老奶奶把塑料瓶里的茶饮料倒进塑料杯里，递给老爷爷。对方绷着脸接过，咕嘟喝了一大口，有点呛着了，就抱怨倒得太多了。两个人都穿着便装，不像是出门旅行，可能是在回家的路上。

不久，列车开动了。恭平把背包拿过来放到旁边，取出装着午饭的塑料袋。用铝箔纸包着的饭团还是温的，密封食品盒里放着炸鸡块和厚蛋烧，都是他爱吃的。

他一边喝水，一边大口嚼着饭团。窗外早已换成一幅海景。今天是个少云的晴天，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近处则掀起白色的浪花。

“爸爸妈妈在大阪有工作要做，这段时间你与其待在大阪的酒店里，不如去海边玩，多有意思啊。”三天前，母亲由里对恭平说。在这之前，恭平完全没想过自己会一个人跑到遥远的亲

戚家去。

“这行吗？玻璃浦可不近啊。”父亲敬一喝着威士忌，一脸不确定的神色。

“这也算不了什么吧，他都五年级了。小林家的阿花还一个人去了趟澳大利亚呢。”由里敲着电脑键盘。每晚在起居室核算店里的销售额，是她雷打不动的习惯。

“阿花那是由家长送到机场，到了那边亲戚再去机场接机。只有在飞机上这段时间是孩子一个人，当然放心了。”

“这不是一回事嘛。恭平只需要坐新干线再换乘特快列车，出站后也离得不远，拿着地图就没问题了。对吧？”由里最后一句是对着恭平说的。

恭平只简短地“嗯”了一声，视线完全投注在手里的游戏机上。他明白，无论自己怎么回答，在父母去大阪工作的这段时间里，自己被安置在玻璃浦这个他没有丝毫感情的乡下地方，这件事是改变不了的。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好几次了。姥姥活着的时候，父母一有事，他都是被托管到由里在八王子的娘家。去年姥姥去世了，托管所就变成了敬一的姐姐姐夫家。

恭平的父母共同经营着一家精品女装店，很是忙碌，为了宣传商品，他们经常四处奔波。恭平有时也跟着去，但上学的日子就不行了。也正因此，如今他独自过一夜也能完全不当回事了。

这次父母的大阪之行是为了准备新店的开张，据说最少也得一周才能回来。

“也是，毕竟是五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没问题吧。行吗，恭平？在海边足足玩上一星期，那里还有美食哦。我让姑姑给你

多准备些新鲜的鱼吃。”可能是威士忌在舌尖润滑的缘故，敬一的口吻显得很轻快。夫妇二人只在形式上讨论了一番，最终结论还是和以往一样——把儿子托管出去。

特快列车在海边奔驰着。吃完饭团，正在玩游戏机时，装在背包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恭平暂停游戏，手伸进口袋里翻找。他的电话是儿童专用机型。是由里打来的。真麻烦，恭平想着，接通了电话。

“喂？”

“恭平，你在哪儿？”

这问题真蠢，明明就是她自己做的计划、订的车票嘛。“在车上。”他小声回答。车厢里的规矩他还是懂的。

“哦，是嘛。顺利坐上车了？”

“嗯。”别小看我呀，他心里说。

“到了那边要礼貌地问好，把礼物拿给姑姑啊。”

“知道了，挂了啊。”

“还有作业呢，每天做一点。都攒着不做，最后够你受的。”

“我都说知道了！”他短短地回了一句，便挂断了电话。完全是把出门前叮嘱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嘛。当妈妈的人为什么都这样？

他正要收好电话回到游戏中，突然听到低低的一声“喂”。他不觉得那是对自己说的，就没有理会。结果，那声音变得有些不耐烦：“喂，我说你呢，那个小孩。”

恭平从游戏机上抬起头，望向一旁。白发老爷爷正沉着脸

瞪他。“在这儿不能用手机。”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恭平吃了一惊：现在还有人管这种事吗？真是乡下地方啊。“可那是对方打过来的啊。”他噘起嘴。

白发老爷爷用皱纹密布的手指了指恭平的包。“关上电源，这里不许用。瞧，”他又指着车厢壁上的宣传板，上面写着“优先座位，在此附近请您关闭手机电源”。“知道了吧？这里禁止使用手机。”他有些得意地说。

恭平从背包里掏出手机，却没有关机，而是拿给老人看。“这是儿童手机。”

老人诧异地皱起白眉，不明白他的意思。

“就算关上电源，过一会儿它也会自动开机。不知道密码就没法彻底关机，我也没办法。”

老爷爷想了想，抬了抬下巴。“那你就换别的座位吧。这里不行，这是优先座位。”

“你呀，算了吧。”对面坐的老奶奶对老爷爷说，然后向恭平笑笑，“抱歉啊。”

“哎，那可不行，这是社会的规则。”老爷爷的声音渐渐高起来，其他乘客开始目光灼灼地向这边看过来。

恭平叹了口气。好烦人啊。他拎起背包和盛垃圾的塑料袋，准备站起来。

正在这时，眼前伸过来一只手，按住他的肩膀不让他起身，然后一把夺走了他的手机。

恭平惊讶地看着面前的男子。只见他依旧面无表情，另一只手伸进恭平拎着的塑料袋里，掏出包过饭团的铝箔纸。

恭平还没来得及出声，只见男子展开铝箔纸，把手机包裹住。“这样就行了，”男子把包好的手机递给恭平，“不用换座位。”

恭平默默地接过来，感觉像是看了一场戏法。这样真的就行了吗？

“搞什么呀，这样有什么用？”老爷爷不依不饶。

“铝箔可以阻断电磁波。”男子依然看着杂志，“让人在车内关掉手机是为了那些装了心脏起搏器的人。现在虽然没有关机，但已经阻断了电磁波，也就达到这个目的了。”

恭平愣愣地来回看着老爷爷和男子。老爷爷也有些无措地望着斜对面的男子，察觉到恭平的视线后，觉得有些颜面无光似的嘀咕了几句，闭上了眼。看到一场争执平息下来，老奶奶大概也松了口气，露出笑容。

又过了一会儿，不少乘客坐不住了，有些人站起来，开始从行李架上取下行李。车内广播报了下一站的站名，那是著名的海水浴场所在地。

不久，列车停下，大约一半的乘客下了车。念及刚才发生的事，恭平正在想要不要换个座位，对面的男子倏地站起，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换到前面大约隔着三个位子的座位去了。

感觉似乎被人抢占了先机，恭平想起身，又犹豫了。望望旁边，那个爱找麻烦的老爷爷正打着鼾。

窗外一路都是海水浴场，列车每次到站，乘客就会减少一些。恭平要去的玻璃浦还没有到。

旁边老爷爷的鼾声有点吵，老奶奶可能习惯了，若无其事地望向窗外。恭平被吵得没办法集中精神打游戏，终于决定换

座位。他拿起背包和塑料袋，站了起来。

现在空座位有的是，他想尽量离老爷爷远一点。他顺着通道向前走，看到了刚才坐在对面的那名男子的背影。那人跷着二郎腿，摊开的杂志放在面前。恭平漫不经心地从后边看过去，发现打开的是填字游戏那一页。空格已经填了不少，但是男子似乎被一道题难住了。

“坦普瑞。”恭平小声说。

男子像是吓了一跳，回过头。“什么？”

恭平指着填字游戏的空栏。“竖栏第五个，就是解读骨头的人是谁那道题，答案应该是坦普瑞。”

男子将目光投向字谜，点了点头。“确实对得上。是人名吗？我都没听说过。”

“坦普瑞·布雷恩娜，是《识骨寻踪》的主人公，她能根据尸体的骨头推理出好多东西。那是一部外国电视剧。”

男子皱着眉，看了杂志封面一眼。“是虚构人物啊。科学杂志上为什么要出这么一道题呢？不公平啊。”他嘟哝道。

恭平坐到他的对面。他什么也没说，继续做填字游戏，刚才停下的圆珠笔又开始动起来，肯定是攻克了一个难关。

男子把手伸向放在旁边位子上的瓶装茶饮料，等拿起来好像才想起已经喝空了，又放了回去。

恭平把剩下一半的饮料瓶举到他面前。“你可以喝这个”。男子有些意外地睁大眼睛，然后轻轻摇头。“算了，不用了。”恭平有些扫兴，正要把饮料瓶放回背包，突然听到他说“谢谢”。恭平怔了一下抬起头，恰好和男子的目光对上。这还是两人第

一次对视。男子急忙背过脸去。

玻璃浦站快到了。恭平从短裤的裤兜里掏出一张地图。地图不是手画的，而是打印出来的，上面标着旅馆“绿岩庄”的位置，是昨天从旅馆传真过来的。

恭平上次来还是两年前。当时是和父母一起来的，没有乘坐列车，而是自驾，所以从车站过去还是第一次。

展开地图确认位置的时候，男子问他：“你要一个人住那儿？”可能是觉得小学生不适合一个人住店吧。

“是亲戚家，”恭平答道，“我的姑姑和姑父在那儿开旅馆。”

男子了然地点点头，接着又问：“那儿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我是问旅馆好不好。比如设施新、漂亮、景色优美、饭菜好吃之类的，有什么卖点吗？”

恭平歪着头回忆。“我只去过一次，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建筑很老旧，离海边也有点距离，所以风景也不算太好，饭菜嘛，感觉一般。”

“哦？来，把那张地图给我看一下。”

恭平将地图递过去。男子在杂志的空白处记下了电话号码和地址，还有绿岩庄这个名字，然后把记有内容的部分撕了下来。

“这个名字怎么念？RYOKUGANSOU？”

“是ROKUGANSOU，门前有块大石头招牌。”

“哦，谢谢。”男子把地图还给他。

恭平将地图折好放回口袋。这时，列车正从隧道里行驶出来，眼前大海的颜色显得越发湛蓝明丽。

2

穿运动鞋时，墙上旧挂钟的指针指在一点半左右。现在正好，川畑成实想，骑自行车十五分钟就到会场了，还剩下十五分钟可以和伙伴们最后再讨论一下。

“妈妈，我出门了啊！”她朝前台的里侧喊道。长长的布帘后是厨房。

节子掀开帘子走出来，头上包着一块手巾，大概正准备做饭。“要去多久？”节子问。她五十四岁了，脸上却没有多少皱纹，如果再精心化上妆，看上去还会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但她本人似乎并不热衷打扮，夏天只涂一点防晒粉底而已。

“不知道呢，我觉得差不多两个小时吧。”成实答道，“有人预订了今天的房间，对吧？知道大约几点到吗？”

“没仔细问，说是晚饭的时候。”

“哦，没关系，估计在那之前我能回来。”

“还有啊，今天恭平要来。”

“啊，对，他一个人来，对吧？”

“对，估计车这会儿快到了。”

“知道了。反正我顺路，半路上去车站看一眼。要是他找不到路，我就把他领过来。”

“那就去看看吧。要是孩子在这儿丢了或出什么事，我可没法跟弟弟交代。”

虽然觉得在这样一个小镇上不可能发生那种事，成实还是答应着向外走去。今天又是一个晴天，阳光强烈。在旅馆的入口处，雕着“绿岩庄”三个字的黑曜石亮得耀眼。

成实把书包斜挎在肩上，骑上自行车向车站蹬去。这一带地势起伏得厉害，绿岩庄位于高台上，车站则坐落在落差很大的下坡路上。

不到五分钟，她就到了车站。列车大概刚刚到站，乘客从车站楼的楼梯陆续走下来，不过顶多也只有十几人。乘客当中有一个穿红色T恤和卡其色短裤的少年，背着双肩背包。

虽然对那张看起来不易亲近的面容感到似曾相识，成实却瞬间犹豫，没有马上招呼他。毕竟上次见面还是两年前，他比想象中高了许多，而且此时正和身边一个男子亲密地交谈着。她听说恭平是一个人来，也见过他父亲敬一很多次，而眼前这个男人她并不认识。

不过，那确实是恭平。没过一会儿，他似乎发现了成实，和身边那个男子说了一句什么，就跑了过来。“你好。”

“你好。恭平长大了。”

“是吗？”

“已经五年级了吧？”

“嗯。成实，你是特意来接我的？”恭平眯着眼仰头看她。

被比自己小将近二十岁的表弟直呼其名，感觉有些奇怪，可能是跟他父母学的吧。“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顺利到达。待会儿我还要去其他地方，不过现在还有时间，你不认识路的话，我带你回去。”

男孩又是摇头又是摆手。“不用，我有地图，以前也来过。就是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上走嘛。”他指着眼前的上坡道。

“对，家门前那块大岩石就是标志。”

“嗯，我知道。”

“对了，恭平，你认识那个人？我看到刚才你们还在一起说话呢。”成实将视线移向远处，那名男子正在用手机打电话。

“刚才在火车上坐一起的，我不认识他。”

“哦？不认识还一起说话？”这不太好吧？她想。虽然那男子倒也不像什么可疑人物。

“刚才一个怪爷爷找我麻烦，他帮我说话来着。”

“这样啊。”找什么麻烦啦？她有点好奇，不过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下来。

“那我走了啊。”

“嗯，小心点。回头咱们再慢慢聊。”

恭平点点头，向坡上走去。目送他离开后，成实又骑上了车。她看到那名男子正站在出租车乘车处，不禁感到同情，因为镇上的出租车都是按照列车到站的时刻过来的，既然现在没有，说明都已经开走了，再来应该是大约三十分钟之后了。

成实沿着海边的路轻快地骑着车。带有海腥味的风吹乱了头发，她也毫不在意。她已经有十多年没有留长发了，来兴致了就去潜水，有时候从海里上来后连淋浴都不冲就跑到居酒屋喝啤酒。想到这些，她就无法嘲笑连妆都懒得化的母亲。

途中拐了个弯，离海边远些了。这里是个平缓的上坡，路边有购物中心和银行，洋溢着些许繁华气息。再往前，矗立着一栋灰色的建筑，是市公民馆，在这里的礼堂将举行一个重要的会议。

把自行车存放在规定地点后，成实特意去机动车停车场看了看。那里停着一辆旅游巴士。走近一看，车前面挂着一块牌子，上写“DESMEC”，念作“戴斯麦克”，全称是“海底金属矿物资源机构”。

车里一个人也没有，应该是在做会议准备吧。看来自己和伙伴们也不能放松啊，成实想着，向入口走去。

门口有市政府的人在确认参会者资格，成实出示了入场券后走进大厅。厅里已经有很多参会人员了，成实四处张望，忽听有人唤了她一声。

泽村元也大步走过来。在今年春天之前，他一直在东京工作，最近才回来，一边帮忙打理家里的电器行，一边从事自由撰稿。他的脸庞和衬衫袖子里露出来的手臂都晒得黝黑。“你来得真晚啊，干什么去了？”

“抱歉。其他人呢？”

“他们都来了，在那边呢。”

成实跟在泽村身后走过去。不知道泽村是怎么和人家谈好

的，有一间休息室可以供他们使用。屋里的十几张面孔，她都已经很熟悉了。其中大约一半跟她年纪差不多，其余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各行各业的都有，但全是玻璃浦的居民。虽然也有以前就熟悉的人，不过基本都是在这次活动中认识的。

泽村做了个深呼吸，环视着大家。“今天我们首先听一听对方的发言。刚刚发给大家的资料，是经我们自己调查的内容。我想他们的东西肯定会有些地方跟我们的资料有出入，这些可以作为这次讨论的核心。正式的讨论是在明天。我们先听完对方所有的说明，今晚再开一次会，决定战术。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这上面没有写关于钱的事啊，”一名在初中教社会科的男教师说道，“比如这项开发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之类。我想对方肯定会强调这方面。”

泽村向他笑了笑。“所谓经济效益，无非是画饼充饥。不同的人许诺的不一样，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也不一样。对方肯定是光拣好听的说，我们不能盲目听信。”

“而且，”成实在旁边插嘴道，“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钱，而是我们该怎么保护这里美丽的大海。毕竟，环境一旦遭到破坏，不管花多少亿元都无可挽回。”她的语气略微强硬起来。

“也是。”教师耸了耸肩。

这时传来敲门声。门开了，是一名市政府的年轻男职员。“时间快到了，请进会场吧。”

“好！我们走吧！”泽村的声音充满气势。其他所有人都跟着往外走。

礼堂里，椅子摆成阶梯状，可以容纳四五百人，应该是为了演讲等场合而设的，可是在成实的记忆中，这里从来没请到过什么名人来演讲。

成实坐在前排，把资料放在桌上，准备做笔记。泽村在一旁检查录音设备。

宽敞的礼堂里坐满了人，市长和町长也在。听说不仅本地，周边市町村的各界人士也前来参会。对于这次会议要探讨的主题，谁都有兴趣，可是谁又都不了解。

成实打量着与会的人们，突然，她的目光和一名男子的视线碰到了一起。这个人看上去年过六十，夹杂着银丝的头发剃成短寸，身穿白色开襟衬衫。他脸上浮现出笑意，向成实微微点头致意。于是她也还了一礼，但不知道这是何方人士。

台上放着一张窄长的会议桌和几把折叠椅，桌上贴着写有头衔和姓名的纸笺。大部分都是戴斯麦克的人，也有几位似乎是海洋学家或物理学家。台子正面设有屏幕。

前面的门开了，一群成套西服打扮的男士鱼贯而入，表情都有几分紧张生硬。他们在市政府职员的引导下，默默地在台上入座。会议主持人的位在离他们稍远的地方，一名戴着眼镜、三十岁左右的男子正拿着话筒。“时间到了，现在准备开会。还有一位先生晚了些，应该很快就会来。”

就在这时，会场的门一下子被推开，一个人咚咚地跑了进来，手里拎着脱下来的外套。

成实大吃一惊，这不是在车站见到的那个人吗——和恭平在一起的男子。他额角的汗水反着光，果然没坐上出租车，应